

蜀山招生规则

蜀山御剑堂招收的剑童，
必须年过十岁，
至多可修习六年，
十五岁之后若还未过五殿大试，
便要送出蜀山。

蜀山的少年 III

Youth of Mountain Shu

夏生 O 著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崇文

“我可从不做超出能力范围的事。
我若帮别人，一般都只是举手之劳的那种。”

唐谧

“对不起，芷薇……我没有你那样的勇气。
我是说，如果万一我们回来，却见到一堆尸体之后，
去承担这种后果的勇气。
那样年少的孤勇，我已经没有了。”

张尉

“但是无论你做错什么，我都会原谅你。
我保证，今后一切会为你担当，为你着想。
你得罪了人，我替你去道歉，你干了坏事，我替你去顶罪，
唐谧，只求你别哭了好不好？”

慕容斐

“我这个人算计得很清楚，走邪路付出的代价太高，
我觉得有点儿得不偿失。”

桓澜

“无论别人怎样，至少我总是站在你这边……
杀人放火也站在你这一边……这就是我的原则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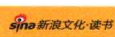
前情提要 >>>>>

民间的世界总是令人神往，下山的唐谧一行开始了在楚国的春节之旅，偶遇市井混小子史瑞，着迷于芷薇的他毅然担当起车夫的职责，唐谧传授史瑞如何博得公主的芳心，魔宫掳去唐谧终于让她的身世之谜揭开一角。张尉的指腹为婚君南英不仅激荡起少年们的青涩的心事，却也明白了世间无常多险恶的道理，阴谋的伏笔在蜀少们的青春上涂了一抹灰色。

在武举御试上驾驭妖兽穷奇的男子是谁？为何会使用清源寺的法门？为何会袭击唐谧？幸得顾青城相救，唐谧等人又平安回到蜀山，山下的这一路悲欢离合、爱恨情仇似乎并不能染指蜀山净土。少年们又开始了新一年的修行生活，新的生活，新的朋友，新的法术学习。御剑、魂兽，孩子们间的八卦和斗嘴，依然是那么亲切熟悉。

有唐谧在的生活注定不会平静，爱探险的少年们又发现了圈养穷奇的山谷和魔王、堕天的修炼之地，百年的恩怨恩怨，纠缠了多少爱恨阴谋，仰望星空，这一片净土渐渐阻挡不了少年们的沉思。

全程支持媒体 >>>>>



畅销·动漫·青春文学

ISBN 978-7-5403-1922-9



9 787540 319229 >

定价：25.00元

http://t.sina.com.cn/imshushao



Youth of Mountain Shu

蜀山的少年 III

夏生◎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崇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蜀山的少年Ⅲ / 夏生著. — 武汉: 崇文书局, 2011.4

ISBN 978-7-5403-1922-9

I. ①蜀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42176 号

蜀山的少年Ⅲ

责任编辑: 许举信

地 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20 楼

邮 编: 430070

发 行: 崇文书局(027-87679712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mm 1/32

印 张: 7.5

字 数: 150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5.00 元

崇文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录

CONTENTS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一场心与心的战斗 | 1 |
| 第二章 | 幻境迷宫 | 11 |
| 第三章 | 六识之乱 | 22 |
| 第四章 | 胭脂峡之灾 | 36 |
| 第五章 | 蜀山月报 | 45 |
| 第六章 | 飞吧，飞吧 | 59 |
| 第七章 | 黑雾峡谷 | 66 |
| 第八章 | 锵，锵，锵，创刊号上市啦 | 78 |
| 第九章 | 今年谁人送彤管 | 88 |
| 第十章 | 被守护的秘密 | 100 |
| 第十一章 | 就是因为这样 | 111 |
| 第十二章 | 比武开始了 | 116 |
| 第十三章 | 输与赢 | 128 |
| 第十四章 | 不是冤家不聚头 | 139 |
| 第十五章 | 迟早要发生的对决 | 146 |
| 第十六章 | 暗夜红莲 | 152 |
| 第十七章 | “人生就是一悲剧” | 164 |
| 第十八章 | 小镇谋杀 | 178 |
| 第十九章 | 华山大战 | 185 |
| 第二十章 | 漫长的谋杀 | 196 |
| 第二十一章 | 童话之终结 | 204 |
| 第二十二章 | 没那么容易再倒下 | 211 |
| 第二十三章 | 抽丝剥茧 | 218 |
| 第二十四章 | 立于世界之巅的少年们 | 224 |


第一章

一场心与心的战斗

张尉闭上眼，将充满诱惑的粉色阻隔在自己的世界之外，于疼痛中迅速做下一个决定！

他运了口气，按照莫七伤所授“以内力止内痛”的法门，去抵抗心口的剧痛，却发现竟全然无用。仔细感觉，那痛楚并非来自心脏本身，而是因为剑魂的力量犹如滔天洪水般不断撞击心房所致，这样想来，自己要抵御的并非是疼痛，而是剑魂之力，而这样的抵御法门自己却是一窍不通。

控制发狂的剑魂之法，会不会如同发大水时控制发狂的河水呢？这样的念头一闪而过。张尉想，强行抵御那力量，就好像在不断加高河堤，而治水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开挖沟渠导走水流。那么，我既然不懂得如何抵御，是否可以将那力量引导开呢？

他想到此处，便开始舞起剑来，期望以此泄去一些剑魂之力。不料，一出手才发现自己的剑风凛冽异常，刚猛的剑气引得飞花于身边盘旋不坠，不觉之间，那疼痛竟真的开始慢慢缓解。

慕容斐的手按在剑上。他可以清楚地察觉到“迫雨”那种按捺不住的

躁动。其实与佟敖一战后，他便已经感到剑魂力量剧增所带来的变化。不论是御剑术还是其他依靠剑魂引导的术法，甚至只是一般剑法，用起来都变得更加得心应手，发挥出的威力也陡然大增。

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明白，为什么那么多剑客终年四处游历，渴望与比自己更强的对手一战，只因为战胜了比自己更为强大的对手之后，那种剑魂之力猛然增强的感觉真的是难以言喻。

那是与每天每月、日日夜夜磨砺自己的心灵与肉体，伴随自己力量的增强，让剑魂之力一点一滴积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感受。滴水穿石般的修炼，很容易让人在漫长的时间消耗中忽略掉力量的累加。而那种忽然跃上一个高台，骤地从高处俯瞰从前的感觉，却可以让人真真切切地体会到自己所拥有的力量——那样真切，只要一握住剑柄，就可以握住的力量。

只是有的时候，慕容斐也会从心底里生出一抹空虚，只因“迫雨”的剑魂之力已然远远超越了他能够控制的限度。

这是属于我的力量么？每当他有这样的疑惑时，便会将手落在剑柄上。掌心传来“迫雨”稳定而臣服的共鸣，这让他觉得安心，仿佛一切都尽在掌握中。

毕竟，这是正大光明得来的啊，他这样想。

可是现在，如若胡殿判的猜测不错，这桃花风暴的确是由强大到不能被剑童所控的剑魂之力引发的，那么，拥有这样剑魂的只可能是那两个人……慕容斐想到这里，心中掠过一阵不安。

“慕容斐、程绒，你们听好！”胡殿判用他那喑哑的声音喊道，“我十来年年前受过伤，虽然侥幸捡回一条命，功力却所剩无几，所以此刻我需要你们两人的协助。一会儿，我们三人一同运功，先找出这发了狂的剑魂所在。”

慕容斐和程绒点点头，与胡殿判脊背相抵，形成一个三角，开始凝神运功，在泛滥的绯红幻象中寻找力量的源泉。须臾之后，三人收力，转身互望一眼。

胡殿判看到慕容斐和程绒脸上犹疑的表情，急促地咳了一阵，才笃定



道：“没错，我也发现了，有三个力量之源。”

怎么会是三个？应该只有两个才对啊。只有那两个人和自己一样，得到了佟傲的剑魂之力……当慕容斐察觉到有三个力量源头的时候，还以为是自己经验不足，造成判断失误。

“没有想到，竟会有三个如此强大的剑魂，而且，三个剑魂之间好像彼此认识，互相呼应，就像是小孩子，一个疯闹起来，剩下的两个就跟着起哄，煽风点火，火上浇油，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。”胡殿判肯定地说。

这话让慕容斐恍然明白了为什么自己的“迫雨”也会这么躁动，他也猜出来那第三把剑是谁。只是，那人的剑为何也有这么强大的剑魂呢？

他沉吟片刻，问道：“胡殿判，这些剑童中有三人分别拿了‘未霜’、‘雾隐’和‘沉风’剑，会不会就是这三把乱世之剑在作怪？”

“原来是这样啊，难怪会如此。传说五把‘乱世之剑’是一同铸造的，只是从铸成至今从未有两把一同现世，如今三剑聚首，难免有异动。只是，这几个剑魂的力量也未免太强大了！按说找到新主人的剑魂早已丧失了原本的力量，不应会如此才对啊。”胡殿判抚着花白的胡子，不解地说。

“大概这几把剑有些与众不同吧。”慕容斐不露痕迹地掩饰过去。

“先不管这些，三把剑必须要一同被制住，我们三人这就分头各去一个剑魂所在，然后施出‘金刚幻灭咒’。”胡殿判说道。

“殿判的意思是，这三个剑主都已被剑魂控制，处于幻象之中了？”程绒问道。

“是的，如果我没判断错，这三个剑童都驾驭不了他们的剑魂，已经和其他剑童一样被幻象所惑，只要把他们唤醒，这桃花障也就自然解开了。”

胡殿判说完，一声号令，三人便分别向三个力量的源泉疾纵而去。

白芷薇看到父亲白崇正站在三月的桃树下与四个孩子嬉闹。听说，他

年轻的时候是名动天下的美男子，也许现在也还是吧，只要他愿意总是如此笑着……她这样想。

他穿了轻便的月白袍服，极清淡的颜色，几欲融进他身后的明媚春光中。这与白芷薇常见的父亲截然不同，她所见到的，几乎总是那个穿着锦绣乌衣、峨冠博带的白通侯。

她只认识高贵而遥远的白通侯而已。

这时，四个孩子忽然齐齐地转过头来看向她，四双完全一样、圆圆的、灵动的眼睛，让人一下子便分辨出四个孩子身上紧密相连的血缘。其中有一个小男孩儿冲她笑笑，跑了过来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你姐姐。”

“怎么会？你的眼睛真丑，难怪父亲不喜欢你。”

是啊，白芷薇也知道，自己的眼睛与他们生得完全不同，那是一双微微挑起的凤眼，像极了母亲，熙华公主。

“不如，你把眼睛交给我，我给你换一双和我一样的圆眼睛，这样父亲一定会喜欢的。”

“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的。”

“好的，那就给你吧。”白芷薇的心里没有半分留恋，伸出两根手指，直直戳向自己的眼睛。

眼前一黑，竟是意想不到的痛，但须用力，再用力些，忍过去就好，只要忍过去了，就会有一双被父亲喜欢的眼睛。

突然，手指被人捉住，她恼恨地睁开眼，瞪着阻止自己的人。

“姨父，怎么是你？”她叫了出来。

陆彻的脸一僵，随即现出了然一切的神情：“你这是要做什么？”

“我不想要这双眼睛了，它们太丑了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它们很漂亮呢，和你姨母的眼睛很像。”

“你喜欢么？”她痴痴地望着陆彻问。

“是的，喜欢。”



“喜欢的话，吻一下可以么？”

陆彻定了一瞬，似乎要用些力气方能理解她话中的意味，之后，他面上的神色缓缓温柔起来，靠近她，温热的双唇轻轻落在少女的眼帘上。

悄无声息地，他伸出右手，两指点上她的额头，以轻若叹息的声音道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泡沫幻影，如雾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灭。”

白芷薇眨眨眼，只觉得面前的慕容斐看上去有点儿奇怪，可又说不出究竟是哪里不对，仿佛他看向自己时目光闪避，似有所藏。

其实不用闪避，她也很难看清慕容斐的目光，湮灭世界的桃花洋洋洒洒地打在脸上，让人连睁眼都颇为吃力。

“这是什么？我们换来的桃花么？”白芷薇不解地问。因为花雨太过密集，她只好手搭凉棚，以防落花砸在眼睛上，又意外地发现，自己的声音竟然小得古怪。

“是，嗯，是啊。”慕容斐讪讪作答，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到。

白芷薇摇摇头，只觉连慕容斐的声音都变得奇怪起来，又大声问：“我刚才好像陷入幻境中了，是被桃花障迷惑了吧？”

“嗯，是，嗯，对啊。”慕容斐的声音轻如蚊鸣，两颊浸在花雨之中，似是也染上了绯红。

“慕容斐，你大点声啊，这花雨好像能够阻碍声音。话说回来，没想到我这么不济啊。我还以为，就算所有人都被迷惑了，我也不会呢。”白芷薇自嘲地笑笑，然后抬起头，看着淹没了天地的桃花，有些疑惑地问，“我们的力量有这么大吗，能换来这么多桃花？”

“如果胡殿判的判断没有错，这是你、唐谧还有张尉的剑魂换来的桃花，你们三人的剑魂都失控了。”慕容斐终于恢复了原来的气度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简单来讲，就是你们三人的剑魂之力比你们所能控制的大了太多，所以失控后它们便开始肆无忌惮地聚集桃花到此。”

白芷薇秀眉微蹙，想了片刻说道：“我杀树妖的时候，就觉得剑魂之力甚为强大，却还能控制得住，现在怎么会出事呢？”

“这个我也不清楚。不过，桃花障是单凭剑魂就可以成形的幻术，剑魂对剑主的依赖比其他功夫要小很多。另外，也可能你杀树妖时，另两个剑魂没有被调动。胡殿判说，你们三人的剑魂就好像爱凑热闹的孩子一样。”慕容斐解释道。

“那，他们两个怎么样了！”白芷薇顿时着急起来。

慕容斐抬头看看并未明显减少的花雨，颇为担忧地说：“还不清楚。但看样子，似乎只有你们三人的剑魂都被制住，才能让这发了狂的桃花消失。”

“那你能不能找到他们的位置，我要过去看看。”白芷薇急切地问。

“虽然分辨不出具体是谁，不过每处力量的位置倒是都找到了，这就跟我来吧。”慕容斐说完，急急转身就走，仿佛迫不及待想要摆脱两人独处的局面。

白芷薇提步跟在他身后，隐约听到前面少年的声音似是在问：“……幻象……记得……么？”

断续且不清的问句勾起少女几欲忘却的记忆，她眼帘上泛起奇妙的温湿错觉，仿若曾有柔软的唇刚刚离去。

白芷薇努力皱了下眉，手掌下意识地擦过眼帘，将这不该有的记忆狠狠抹去，明明未听清慕容斐所言，却也没要求他再说一遍。

前面的少年等不到她的回答，也未继续追问，仍旧保持着步速，向前疾行。恍惚间，好像一切还没有发生，就已然结束了。

自从学武以来，张尉从未曾这么畅快淋漓地舞过剑。他自己也说不清究竟到了最后，是他在带动剑，抑或是剑在带动他，只觉得越舞越觉欢畅，心口的疼痛也越发地缓和起来。

自从那次在蜀山秘洞中看过壁画之后，他心中对武学的很多模糊想法一下子清明了起来，只是因为始终无法踏出“以心御剑”这个最重要的一步，所以很多认识和想法也只能是认识和想法而已。但此刻，大概是剑魂的力量太过强大，又急着想找到一个泄去的出口，剑招一使出来，并不需要心力的引导，力量就喷薄而出，威力甚为可观。



就在张尉舞得兴起、满眼只有绯色花雨与银色剑影时，忽然，一股力量压迫而来，紧接着一道剑光射向他的“沉风”。

他连想都来不及去想，手中剑已然迎出。两剑相击的刹那，他心中一痛，几乎握不住剑柄，整个人被震得向后退了五六步，方才勉强站定，没等反应过来，便有两根手指点上他的额头。只听一个沉沉的声音说道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泡沫幻影，如雾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灭。”

张尉定睛一看，那用手指戳着他脑门的人正是胡殿判。

只见胡殿判的口角有血迹渗出，身形也有些不稳，刚要开口，便被一阵疾咳堵上了嘴，好一会儿才平息下来，脸上泛起不祥的潮红，声音哑哑地说：“你总算醒了，不过被迷惑的时候剑舞得倒是不错，令我半天都找不到出手的机会。”

张尉这才明白，胡殿判定是以为他也像其他人一样被幻象所惑，顿时呵呵一笑道：“胡殿判，我没有被迷惑。我那样舞剑，只是为了让心里舒服些而已。”

“疯子都说自己没病。”胡殿判道，完全不相信张尉的解释，又问，“现在你握着剑有什么感觉？”

“刚才剑中好像有股按捺不住的力量要向外涌，可是和胡殿判对了一剑之后，这种感觉就消失了。”张尉答道。

胡殿判抬头看看漫天花雨，面色有些阴沉：“怎么还是不见好转？看来另外两个人还没有得手。”

张尉正想问问这话是什么意思，就见花雨中影影绰绰地走来两个人，待到近了，才看清是慕容斐与白芷薇。

他见白芷薇已经醒转，心中甚是高兴，张嘴就要大呼，一口鲜血却涌了出来。

白芷薇立时纵身扶住他：“怎么回事，没事吧？”

“我和这孩子都受了内伤。刚才他沉迷于幻象，剑舞得跟疯了一般，我担心他会最终脱力，只好强行出手。”胡殿判在一边解释道。

张尉是个死心眼儿，听后又再次澄清：“殿判，我没被迷惑。”

胡殿判本就受了内伤，看着这不开窍的大头小子这般不识好心人，喘

了口气，再次耐心地重复一遍：“疯子也都说自己没疯。”

“我真的没被迷惑，我看不见幻象的！”张尉的这句解释才出口，就被扶着他的白芷薇狠狠掐了一把，凑近他耳边低声警告：“别乱说，看不见幻象，你去年的殿试是怎么过的啊。”

好在胡殿判恰逢其会地咳嗽了一阵，大约是并未听清张尉的话。

一旁的慕容斐担忧地看看胡殿判，又看看花雨说道：“看来是程绒还没得手啊。”

像所有的早晨一样，唐谧把三个疯狂鸣叫的闹钟一一按掉，继续蒙头大睡。老妈照例在十分钟以后走进她的卧室，充当第四个闹钟。

叫了好几嗓子之后，“老妈牌”闹钟见床上人毫无反应，索性坐到床边，开始自顾自地讲起话来：“谧谧啊，楼下的王阿姨昨天说了，她家表侄是个很不错的孩子，人高马大的，长得也帅，走在街上还有人当他是吴彦祖，过去要签名呢。她想介绍你认识，我就跟她说，要来问问你的意思再说。”

“不行了不行了，要迟到了，有事晚上再说！”唐谧吼叫着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，冲向浴室，留下老妈一个人坐在那里，脸上挂着奸计得逞的微笑。

待唐谧从浴室出来的时候，听见老爸和老妈正在厨房里争论着什么，大概是谁把煤气灶搞坏了之类……

她听了两耳朵，原来老妈正在施展一贯的撒娇加无赖，把罪责往老爸身上推了个干净，于是笑着摇摇头，咕哝了一句：“为老不尊。”慢悠悠地走回房间。

回到房里，她从衣柜中拿出两套衣服，走到落地镜前比了比，忽然觉得眼前一花，再看向镜子的时候，镜中的自己竟然已经消失无踪！

确切地说，是镜中出现了个奇怪的影像——那是在一片漆黑之中悠悠燃烧着的几点烛火，还有隐于烛火后的几道人影。

她先是惊恐地向后退了几步，可是又忍不住好奇，想看清藏在光亮后的那些面孔，于是鼓起勇气，忐忑地往前迈了两步，伸出手，想要触一下



镜面。

就在她的手指即将触到镜面的刹那，巨大的爆炸声从身后轰然响起！
是厨房的瓦斯爆炸了么？

这个念头刚刚闪过脑际，她便被从门口涌入的滚滚热浪吞没，刹那间，便消失在火海中……

四处都是红莲般的火焰，带着恨意，想要毁灭一切。

火海里，有个人向她靠过来。她努力地想要看清楚那人是谁，可是无论如何都分辨不清他的面孔。

“跟我走。”那人拉住她的手。

“不行！我的爸妈都在里面，我要去救他们！”唐谧发了疯似的想要挣开那人。

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泡沫幻影，如雾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灭。”那人说着，伸出手指，点向她的额际。

她本能地一掌将那人的手击开，狂叫着：“你干什么？你这个神经病！走开，我要去救我爸妈！”

“别执迷不悟了，你现在正身处幻境中。”那人说着，手指又点了过来，念道，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泡沫幻影，如雾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灭。”

唐谧只觉心中怒火熊熊，恨意不可抑制地喷薄而出，一低头，恰恰看到自己竟然穿着奇怪的红色袍服，手中还握有一柄剑，想也没想，一剑便挥向那个正絮絮叨叨前来阻拦自己救人的家伙。

那人万万没想到唐谧会突然出手，根本不及躲闪，顿时被尖利的赤色晶铁短剑刺中了小腹！

突然，桃花风暴出现了奇异的变化。所有飞花都向着同一个方向蜂拥而去，聚集成飞快旋转的绯色漩涡。

一个人从漩涡里被抛了出来，“砰”的一声，落在地上。

“是程绒！”慕容斐低叫一声，奔过去一看，发现她的腹部被人刺了一剑，有鲜血正汨汨地从伤口中流出来。

这时，白芷薇也扶着胡殿判和张尉赶了过来。

已经弄明白状况的张尉一见，焦急地问：“是唐谧伤的你？”

“殿判，唐谧已经完全疯了！”程绒喘息道。

“殿判，我去试试。”慕容斐转身抽剑就要冲入桃花漩涡。

“不可，现在桃花已经全部集中到一处，你的力量恐怕不够，定会被幻象所迷，到时别说施救，自己都会陷入其中，难以自拔。”胡殿判厉声喝止。

“那我去，我不怕幻象的！”张尉说完，不等众人反应，已然飞身一步，抢在慕容斐之前，跃入了绯色的漩涡中。





第二章

幻境迷宫

张尉看到的唐谧，正手提着滴血的“未霜”，静静站在急速旋转的飞花中。一串串泪水正沿着那双时常笑成两道弯弯月牙的眼睛，流淌下来。

他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，这才想起其实唐谧父母双亡，家又在极为遥远的地方……可是她看上去总是那么开心的样子，永远都笑笑的，偶尔提起那些事，她总是说：“记不清了，我的脑子有毛病的。”

也许，她是不想让别人为她担心难过，才那样说的吧，张尉这样想着，不禁有些懊恼自己的后知后觉。

他走过去，拉住唐谧的手：“唐谧，别哭了，跟我走吧。”

唐谧的眼里蒙着一层雾水，看上去有些空洞，让张尉觉得她明明是在看着自己，却又像是在看着别人。

突然，唐谧紧紧将他抱住，把头埋进他的胸口，发出闷闷的呜咽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原谅我……原谅我……”

张尉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反应，身子有些僵硬，手放在哪里似乎都不对，心里却又感到说不出的难受，只觉比自己遇到伤心事还要憋屈。

他希望可以說一些像样的话来安慰她，但又完全不知应该说些什么才好，想来想去，觉得唯有把心里话讲给唐谧听：“你究竟做错了什么，我

不知道，但是无论你做错什么，我都会原谅你。我保证，今后一直会为你担当，为你着想。你得罪了人，我替你去道歉，你干了坏事，我替你去顶罪，唐谧，只求你别哭了好不好？”

不知是不是这话起了作用，唐谧渐渐止住了哭泣。

张尉见她虽不再哭，可眼神仍然迷离，便拉住她道：“走，和我一道从幻象里出去。”

唐谧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，任由张尉拉着。张尉见此情形，拉着她举步要走，一抬眼，却发觉周遭的世界早已不是漫天飞花，而化作一座巨大繁复的宫苑。

他还从未见过如此复杂华丽的建筑——到处是高耸的红漆柱子和蜿蜒的回廊，以及大大小小、高高低低的亭台楼阁。

张尉看着这雄伟的景致，心中一紧，知道自己应该是看到了唐谧所在的幻象。

因为一直使不出心力也看不见幻象，他曾经很羡慕那些能够陷入幻象的人。可如今，当他第一次真的处身其中时，心中竟觉寒意骤升。

他并非是自己身上发生的奇异变化而不安，只是生平第一次面对着这样纯粹以强大幻力构建的虚象，顿时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心灵的渺小无力，完全不知该如何带着唐谧安然离开。

于是，他开始仔细观察起这座陌生的建筑来，发觉那些重重叠叠的门廊、亭台造得几乎都一模一样，一个念头忽地从脑海中涌出：

——唐谧的鬼主意向来最多，又很是贪玩儿，如今在她自己造出的幻境里，所有地方都构造得如此相似，如同迷宫一般，莫非是她想让陷于其中的人无法轻易脱身，迷失在这幻象里陪她一道玩耍？

这个念头一出，他觉得仿佛抓住了什么重要的东西，顺着解迷宫的思路想下去。

张尉记起，小时曾和玩伴们一起玩过迷宫游戏。那是在纸、沙子或者石板上先由一人画出纵横交错的迷宫图，然后其余人再比赛谁先找到从入口到出口的捷径。

他不算聪明，从来不能很快发现最快的那条出路，可是他却知道，只

